

第一編 土耳其發達史

第一章 土耳其民族的由來與遷徙

在歐洲大戰以前，土耳其帝國約有人口二千二百萬。以信仰論，則奉回教的約一千七百萬，奉基督教的約四百五十萬人，奉猶太教的約六十萬人。以言語論，則操土耳其語的約九百萬人，操亞拉伯語的約七百萬，操波斯語的約六百萬。此外再加巴勒斯丁的猶太人約十二萬人。所以在這個帝國裏面，宗教人種，號爲最雜，是一處最不安定的國度，是多番最難解決的糾紛。但是，我們現在若是回溯到她的開國之初，則其中遠不如後來的複雜。她的構成的分子，祇不過一個酋長，四五千騎士，帶着他們的家眷，遠從中央亞細亞遷來的一些純粹的土耳其民族而已。不過說到一個國家的開國史，向來是不容易找到十分可靠的記載的，土耳其當然也不能說是例外。若是

照土耳其的官書與傳說，則神話的成分居多，未免流於神祕；若是根據一部分西籍的記載，則因為異民族異宗教的關係，又不免難有嘲笑與誣蔑的成分，亦復難於盡信。現在我們的責任，就惟有從各種書籍當中，找出一部分比較可靠的材料敘述出來纔是。

第一節 土耳其與中國

自十八世紀末葉以來，土耳其國勢日瀕於危殆，內憂外患，常常不絕，因而被歐洲列強看作一個「近東問題」。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，我們自命爲有長久的歷史，有優美的文化，有衆多的人口，有廣大的版圖的中國，亦復老不長進，嚷起「多事」來了。我們想想，自從一八四〇年發生了所謂鴉片戰爭，一八四二年締結了中英南京條約以後，列國帝國主義者登時紛至沓來，各以武力相恫嚇，各以特權相要求，各以不平等條約爲戰勝的結果，又各以此種結果爲多方面侵略的根據。坐是近百年來，中國竟無寧歲。列強對此半殖民地，本來各欲得而甘心，但爲國際關係所牽，有力敵勢均之憾，彼此利害，常起衝突。於是中國遂繼土耳其之後，得到「遠東問題」的徽號。大凡獨立國家，原各有其尊嚴與權力；今國威陵替，竟至被人看作任人處分的遺產，靜候解決的問題，自非「病夫」孰能堪此？土耳其之與中國，真也算得遙遙相對的一對難兄難弟了。可是到了這幾年來，近東方面的那位兄弟力自振奮，竟能霍然病已；最慚愧的祇是僭稱哥哥的我們，一向依然故我！縱未獲以身作則，寧不能見賢思齊？我中國的志士仁人，

其將何以善自處呢？

近東遠東兩個問題的現在情勢，業已略如上述。再回頭說到土耳其民族的本來面目，亦與中國大有淵源。考土耳其人，屬黃色人種之北方系，世居阿爾泰山（Altai Mountains）一帶，與獯鬻、玁狁、匈奴等雄長朔方，中國古時所謂北狄者是也。降至隋唐之際，號稱突厥，現在土耳其的稱呼，即由突厥字音轉變而來，讀英文Turk與Turkey二字最爲明白。照我們中國歷史的記載，突厥民族導源良早，在秦漢時代爲丁零，爲月氏，爲烏孫；在南北朝時代爲高車，爲鐵勒；至於隋唐時代，則爲突厥，聲勢大盛。先是南北朝時代五胡十六國之亂，鮮卑、匈奴闖入中國，漠南、漠北空虛，柔然乘勢略取其地，突厥民族即隸屬於柔然。梁大同間，酋長 土門在位，有才略，敗柔然，遂自立爲伊利可汗；數傳至木杆可汗，勇而多智，柔然竟爲所滅，時梁紹泰元年也。自是以往，國勢日強，下迄隋唐，疆土大拓，東跨遼河，西抵青海，南與中國接壤，北包貝加爾湖，擁有東西長萬餘里，南北闊五六千里的領域，屢次出兵侵擾，常爲中國邊患。嗣後內部互相爭鬪，分爲東西二部，勢力因之漸衰。

第二節 遷徙的原因與經過

自突厥分爲東西二部以後，勢衰力散，已無復前此廣土衆民之盛；加之其時回紇興於漠北，突厥之勢益蹙；過此不久，回紇竟取而代之，於是遺族遂有遷徙之事。其一部分留居中國者，則混於回紇諸族之中；其另一部分不堪

異族之壓迫者，則舉室西遷，達於中央亞細亞，爲現代土耳其所從起。既至此間以後，經過若干年的休養生息，土耳其之勢已強，於是乘彼時回教諸國的衰微，割地稱王，建立伽耳（Ghor），嘎自尼（Ghazni），花刺子模（Khor-azm）諸國。此皆宋代中年以前事。

宋代末年，蒙古族勃興，其首領成吉思汗（Jenghiz Khan）武功煊赫，東征西伐，中央亞細亞之土耳其族大遭蹂躪，諸國相繼被滅。當十三世紀中葉，有酋長蘇力曼（Soljman Shah）者，率其部下數千騎士及其家眷，西走亞美尼亞，領有挨爾斯倫（Erzerum）一帶之地。其後蒙古征騎之怒潮稍告衰歇，他們又乘其游牧民族的慣性，想由亞美尼亞依然遷回中央亞細亞來；不幸走到半途，蘇力曼忽遭溺斃，於是部下四散，形勢爲之一變。就中一部分照着原定的路線，遷回中央亞細亞；一部分隨處爲家，就分居在幼發拉的河（Euphrates River）流域。此外另一部分，則在挨爾多格拉耳（Ertoğrul）指揮之下，變更方針，重向亞美尼亞進發；嗣後再行西進，深入小亞細亞，於是得與同族之塞爾柱（Seljuk）人相見，立下土耳其帝國的根基。

第二章 鄂斯曼的建國

從上一章所說的看來，土耳其民族的遷徙，第一次祇是因為避免回紇族的壓迫，第二次祇是因為避免蒙古族的壓迫，此外並未抱有何種目的，負有何種使命。所以遷來遷去，還祇是遊牧民族的浪漫行為，沒有什麼建樹。雖則後來蘇力曼死後，挨爾多格拉耳領衆而西，直到小亞細亞，比起他的先輩似乎有點異樣；但是終他之身，也僅是塞爾柱的附庸，不算開國的首領。一直到了他的兒子鄂斯曼（Osman）時代，開疆拓土，代塞爾柱而興，然後纔說得上建國。

第一節 土耳其與塞爾柱

蘇力曼有四個兒子，挨爾多格拉耳就是其中之一；在他的領導之下，一部分的土耳其民族纔跟着跑到小亞細亞來。當他們漸行漸西，越過挨爾斯倫之後，他們發見了一個同族的國家了，那就是塞爾柱。當十世紀至十一世紀之際，一部分土耳其之別族，乘着第一次遷徙的餘波，再從中央亞細亞遷到小亞細亞來，隨後勢力日張，遂建立

塞爾柱帝國，而都於科尼亞（Konia）。不過到了十三世紀中葉，塞爾柱已經由盛而衰，內亂外侮，相逼而來；而挨爾多格拉耳領導之土耳其族，適於此時入境。

當挨爾多格拉耳等西來之日，塞爾柱王阿拉丁（Sultan Aladdin）已經僅有科尼亞及其他一部分的地方，其餘則被一些獨立的強藩佔住了。不過此時的小亞細亞，雖然地方被一些強藩割據得四分五裂；但全境人民，除一部分希臘人與亞美尼亞人以外，卻都能融合無間。挨爾多格拉耳等入境之後，對於該地人民，則與之雜處，彼此相安。一方面信奉本地之回教，一方面傳布他們的土耳其語。對於塞爾柱王，則取一種友善的態度，且常爲之捍禦外侮。而塞爾柱王亦常給予一些土地以爲之酬：第一次給予的土地爲塞伽特（Sigut）地方，在布魯撒（Brusa）東南約六十英里，好像我們中國古時分封采邑的辦法；至於第二次的酬庸，則是把塞伽特鄰近之地加上一些，給他治理。總而言之，終挨爾多格拉耳之世，他領有現在介在布魯撒與尼西亚（Nicaea）中間一帶之地，而以葉尼捨（Yenishehr）爲其首府，這是斑斑可考的。其後挨爾多格拉耳以一二八八年去世，距其離中央亞細亞西遷之日約五十年。

第二節 鄂斯曼蘇丹

自挨爾多格拉耳死後，他的兒子鄂斯曼就做了土耳其族的新領袖；因爲他是土耳其的開國之君，所以他的

名字就特別著名。後來歐洲人對於土耳其族的種種稱呼，如 *Osmalis*, *Osmanis*, *Othmans* or *Ottomans* 之類，其實都是由他這個名字 *Othman* 字音轉變來的。鄂斯曼以一二五八年生於塞伽特，一三二六年死去，在位凡三十八年之久。

從一二八八年起，鄂斯曼做了新首領，旋即向外發展他的勢力，經略小亞細亞全部：這其中一部分是得之於他的同族的酋長們的，而主要部分卻是得之於東羅馬帝國在亞洲方面的領土。約當一三〇〇年時，塞爾柱王統中絕，鄂斯曼即代之而起，擁尊號曰蘇丹 (*Sultan*)，以現在的意義解釋之，即回教國大皇帝之謂也。一三〇一年，東羅馬人來侵，鄂斯曼選騎兵四千應戰，破之於尼哥米底亞 (*Nicomedia*) 附近之巴費昂 (*Baphaeon*)。一三〇二年，東羅馬帝安德洛卡 (*Andronicus Palaeologus*) 震於鄂斯曼的日益強大，親率斯拉夫的僱傭兵來小亞細亞，欲為最後之爭執；但以糧餉匱乏，兵不用命，祇得隨即引還。自此以後，東羅馬在亞洲方面的領土，已無恢復之期；而且愛琴海裏面的羣島，亦漸次喪失殆盡。及至後來，到了鄂斯曼的暮年，他自己已經不能親臨戰陣，即任命他的兒子奧罕 (*Orkhan*) 代行征伐。奧罕精神奮發，不讓乃父；一三二六年鄂斯曼病篤彌留之際，猶及聞小亞細亞西北部名城布魯撒取得之捷報也。

第三章 東南歐洲的征服

土耳其族自鄂斯曼擁衆獨立，進位蘇丹以後，纔算有了開國的規模。不過當鄂斯曼在位三十八年的期間，雖然也曾和西方的歐洲人打過幾仗，但其性質屬於防禦，而他的經營，終限於亞洲的小亞細亞方面。其後奧罕嗣位十餘年之後，適東羅馬帝國內部有帝位之爭，奧罕應其一方之請求，以兵力前往助戰，是卽爲土耳其勢力伸入歐洲之始。奧罕既歿，嗣主摩拉德第一 (Murad I)，倍齊德第一 (Bayezid I) 繼之，先後征服色雷斯 (Thrace)，馬其頓 (Macedonia)，布加利亞 (Bulgaria)，塞爾維亞 (Servia)，匈牙利 (Hungary)，阿爾巴尼亞 (Albania) 諸地，此時坐在君士坦丁堡 (Constantinople) 裏面的東羅馬皇帝，真是風燭瓦霜，危在旦夕了。可是正在這個當兒，忽有蒙古疏族帖木兒大帝 (Timur or Timurlane) 西征，倍齊德第一戰敗被擄，於是土耳其勢力爲之一挫，東羅馬乃得以苟延其半世紀之生命。直至一四五三年，土耳其嗣主摩罕默德第二 (Mohammed II) 再以重兵圍攻君士坦丁堡，卒於是年五月二十九日陷落，然後東羅馬帝國正式滅亡，而橫跨歐亞兩洲的土耳其帝國亦正式確定其地位。

第一節 侵入歐洲的第一步

一三二六年，鄂斯曼去世，奧罕嗣位。他在未即位之先，即已代行征伐，武功很有可觀；既即位後，當然更加厲行進取。在小亞細亞的西北部，有名城三，即布魯撒、尼西亞、尼哥米底亞是也。布魯撒在奧罕未即位前，業經收入版圖，已如前述；即位未久，尼哥米底亞即被征服。過此以往，不及十年，尼西亞亦正式爲土耳其之一部矣。在此十年之中，奧罕不僅注意戰爭，亦知留心政事。對於國內組織，採取一種封建制度，凡戰爭有功者，悉給予一部分的土地。不過這裏有一點稍微與普通封建制度不同的，就是受封的人對於他所得到的土地不能世襲，一至本人死後，國王即行收回，另給予其他有功的人。此外他又刷新軍隊，施以精密的組織，和嚴格的訓練。一般論者，多以爲這個就是日後土耳其其特種步兵隊（Janissaries）的濫觴。

古代羅馬帝國（Roman Empire）肇始於紀元前七五三年，初爲王政，繼號民主；至紀元前二七年，乃改爲帝政。自紀元一一一七年圖拉真（Trojan）死後，羅馬常有內亂，國勢漸覺危殆。直至紀元二八五年，戴克里先（Diocletian）爲帝，然後爲之一振；但以帝國廣大，統御爲難，用是增置副王，四分帝國，又種分裂之根。紀元三三〇年，君士坦丁大帝（Emperor Constantine）統一羅馬，以都城偏西，不便控制，乃遷於博斯福魯（Bosphorus）海峽西岸之比散替恩（Byzantium），易以己名爲君士坦丁堡。大帝死後，羅馬分合無定。至紀元三九五年，狄奧多西

(Theodosius)之歿，二子分立，遂永遠劃爲東西二部：西羅馬都意大利之羅馬，東羅馬則都君士坦丁堡。這樣說來，便是東羅馬帝國的緣起。其後紀元四七六年，西羅馬歸於滅亡；而東羅馬巍然尚在，延長古代羅馬帝國的壽命至一千年之久。在這一千年中，東羅馬帝國據有君士坦丁堡，扼住歐洲東方的門戶，以抗拒外來的攻擊，對於歐洲，可謂無負。可是到了十一世紀以後，國勢又復不振，而以十四世紀初葉爲尤甚。十四世紀初葉的東羅馬帝國，簡直是奄奄一息，日薄西山。她不獨亞洲方面的領土，已經喪失無餘；即以歐洲的說，所存亦復有限。加之降至中葉，內部又有帝位之爭，於是授與土耳其人以侵入歐洲的絕好機會。

十四世紀中葉，本有佩略羅加斯 (Palaeologus) 爲東羅馬帝；但在一三四一年，有約翰·坎塔邱濟那 (John Cantacuzenos) 者亦自立於的摩提加 (Demotika)，與佩略羅加斯相抗。其時土耳其日益強盛，雙方向之乞援，於是奧罕乃以一三四五年出發，斥佩略羅加斯而助坎塔邱濟那；事定之後，奧罕與坎塔邱濟那之女提奧多拉 (Theodora) 結婚，兩方之關係日密。一三四九年，奧罕復以坎塔邱濟那之召前往，助其抵禦塞爾維亞人之侵襲；土耳其鐵騎之馳逐東歐，遂非一朝一夕之故矣。一三五三年，塞爾維亞人再度入寇，坎塔邱濟那三度相召；但此次奧罕自身未去，而使其子蘇力曼帕沙 (Solyman Pasha) 率師前往，破塞爾維亞人於的摩提加附近之地。事後論功行賞，蘇力曼帕沙得一要塞名叫志蒲 (Tzyppe) 者，地在達達尼爾 (Dardanelles) 海峽西岸，於是土耳其遂在歐洲有正式的立足地了。一三五四年，土耳其軍攻加利波利 (Gallipoli) 半島，取之；坎塔邱濟那來書索還，奧罕報書

不讓。過此數年，的摩提加亦爲土耳其所得。十年來滑稽的翁婿關係，至此完全斷絕；在坎塔邱濟那亦未始不悟到招引外兵入室之非，然而已無及矣。一三五八年，蘇力曼帕沙墜馬身死，其翌年奧罕亦隨之而歿；此後土耳其勢力的發揚，則有待於摩拉德第一。

第二節 摩拉德第一的經營

摩拉德第一以一三五九年嗣位，他在土耳其開國史上，算是著名君主之一。總共在位三十年之中，他的事業可以分作兩段來說：一段是征服色雷斯，一段就是征服馬其頓、布加利亞、塞爾維亞諸地。

從一三六〇年起，摩拉德第一就開始向色雷斯進攻，境內名城相繼淪陷。及至最後，亞德里雅那堡 (Adrianople) 與菲利浦波利 (Philippopolis) 一地亦復降於土耳其；此時東羅馬帝國僅僅保有殘留的君士坦丁堡一隅，國境蹙至無可再蹙了。國王約翰第五 (John V) 迫不得已，卑躬折節，乞和於土耳其；一方面承認土耳其在色雷斯的主權，一方面更自貶爲土耳其的一個屬國，此一三六三年事也。在這個時候，從宗教的觀點看來，基督教的東羅馬已經被回教的土耳其欺侮得不堪了。所以此時歐洲基督教諸邦，也曾經組織過一回護教軍。一三六三年，匈牙利王留伊斯 (Lewis the Great) 被推爲領袖，率領一般匈牙利人、塞爾維亞人、窩雷啓亞人 (Wallachians) 以與此異教徒的土耳其人相抗，不幸進行着着失敗，祇得無功而還；而馬里乍河 (Mariza River) 一戰，

實予土耳其人以又一層勝利的保障。一三六六年，摩拉德第一一定都亞得里雅那堡；此後他即着眼於巴爾幹半島（Balkan Peninsula）的征服了。

一三七二年，摩拉德第一取得東部馬其頓之地，至於發達河（Vardar）之濱。一三八〇年，馬其頓全境歸於平定摩拿斯提（Monastir），奧克里達（Okhrida）諸地，悉入版圖。一三八五年，取得布加利亞之都索斐亞（Sofia）；一三八六年，取得塞爾維亞之都尼西（Nish），於是二地悉平。

在這個時候的摩拉德第一，已經是七十歲的高年了，似乎自己可以不復親臨戰陣；但是他卻不然。他任命他的兩個兒子倍齊德與耶扣（Yacoub）爲左右翼司令，自己仍統中軍，以終其戰勝攻取的歲月。及至最後有名的科速窪（Kosovo）之戰，他雖然被詐降的敵人所刺；但是他的勇武與調度，亦於此充分的表現出來，而最後的勝利，仍然是屬他了。先是塞爾維亞以一三八六年降服於土耳其，照當時的議和條約，塞爾維亞當出二千人隨土耳其軍征伐；旋以不服命令，受摩拉德第一軍法之制裁，於是塞爾維亞遂叛，廣結聯盟以與土耳其抗。聯盟分子，除塞爾維亞外，有布加利亞、匈牙利、波斯尼亞、窩雷啓亞、阿爾巴尼亞等，蓋自馬里午河一戰以後，又一反土耳其之盛大結合也。摩拉德第一聞訊，隨即率師馳赴前敵，越巴爾幹，下叔曼拉（Schumla），第諾伐（Tinovo）諸城，而進至多瑙河（Danube River）流域。一三八九年六月，大戰遂起於科速窪平原，約當布加利亞與塞爾維亞之交界點；雙方酣戰，累日不斷。至六月十五日，乃有一項不幸事實發生，即塞爾維亞人之詐降行刺是也。塞爾維亞貴族中有密

拉奧比利克 (Milosh Obilic) 者，揚言叛塞，於十五日自投於土耳其軍前，謂有重要軍情須面見主帥。摩拉德第一許之。不料進見之頃，奧比利克突出匕首，刺中要害，創傷甚重，但以摩拉德第一的勇武，仍能力自掙扎，帶傷視事，一面捕置兇犯，一面命令後方預備隊，趕緊加入前綫。於時士氣奮發，遂大破塞爾維亞等聯盟軍。在摩拉德第一傷重逝世以前，猶親見敵人覆沒，兇犯就戮也。

第三節 倍齊德第一

摩拉德第一既歿，其子倍齊德第一繼立，時年三十四，正躍躍欲試之秋也。倍齊德第一在位共十四年，飄風急雨，前後變化至劇。其武功之煊赫，視祖若父殆又過之，但最後二年，與帖木兒大帝遇，戰敗被擄，則又予土耳其一個絕大的打擊。當其即位之初，有使臣來自意大利者，以相互通商爲請，則應之曰：『此刻無須多說。待不日征服匈牙利之後，予自當率隊長驅，直抵羅馬，飼予馬以聖彼得祭壇上之聖品。』此種口氣，直視歐洲各國如無物，也就無怪後來基督教諸邦又要來一次聯盟的反抗了。

當一三八九年六月科速達戰後，倍齊德第一即乘勝入塞爾維亞，獲其王拉撒 (Lase) 戮之。拉撒之子史梯芬 (Stephen) 自願降服，爲土耳其之一屬國，於是息戰言和，除賠償戰費外，塞爾維亞更出兵五千人，聽倍齊德第一的指揮。塞爾維亞既已平定，倍齊德第一回歸君士坦丁堡，向此殘餘之東羅馬帝國示威。此時仍屬約翰第五在

位，以其子麥紐爾 (Mannuel) 爲輔，實逼處此，無計可施，祇得仍行卑辭厚幣之一法。東羅馬帝承認每年輸金三千，又出人一萬二千，加入土耳其軍隊，暫得相安無事。其後約翰第五死，麥紐爾嗣位，與土耳其因事衝突，倍齊德第一發兵一部圍君士坦丁堡，前後亘七年之久，但以非主要兵力，其勢單薄，城卒未下，以迄於帖木兒大帝西征之時。在塞爾維亞降伏後之四年，布加利亞亦陷於同樣之命運。要地尼科波里 (Nikopolis)，新都第諾伐，既於一三八八年被土耳其一度佔領；至一三九三年則第諾伐正式合併於土耳其，人民送往小亞細亞服役爲奴，土地多半入官，建立土耳其的封建制度。而布加利亞王朝遂絕。過此以往，不久又繼布加利亞而被征服者，實爲匈牙利。匈牙利王西祺門 (Sigismund) 以一三八七年嗣位。約當一三九〇年時，曾屢受土耳其支隊的襲擊。今布加利亞見併，形勢更復緊張，西祺門遂極力設法自衛。一三九四年，他以抵抗異教徒名義，向歐洲基督教各國求援，並以是訴之於羅馬教皇逢尼非斯第九 (Pope Boniface IX)。接着教皇發布命令，諭各國組織護教軍，於是法蘭西、德意志、英格蘭、蘇格蘭、法蘭德斯 (Flanders)、倫巴底 (Lombardy) 的貴族騎士等等，人數在十萬以上，齊集於西祺門旗幟之下，預備與土耳其相抗。一三九六年，大戰於尼科波里，倍齊德率其衆大敗之。西祺門所領的十萬聯盟軍，或陣亡，或溺斃，而貴族之被擄者尤多；西祺門本人僅以身免，暗地從水道遁去。自此戰後，土耳其軍隊直入匈牙利，毀其要塞多處而歸。

自匈牙利歸後，倍齊德第一乃移師而南。在一三九七年與一三九九年間，先後攻克帖撒利 (Thessaly)，羅

格里 (Locris) 伊庇魯斯 (Epirus) 以及阿爾巴尼亞諸地。此時巴爾幹全部，除極南的摩利亞 (Morea) 一隅，和東北角的君士坦丁堡外，已全歸其掌握，鐵騎所至，莫不披靡。俄而事變起於小亞細亞，東歐方面乃得有十餘年的平安無事。

第四節 帖木兒大帝西征

帖木兒大帝，屬蒙古疏族，以一三三六年生於撒馬爾罕 (Samarkand) 境內的布喀喇 (Bokhara)，為世界史上作戰最多，拓地最廣的有名人物之一。年事稍長，勇敢善戰，四鄰莫敢與之爭，於是浩然有征服世界之志。他曾經是這樣發表過他的政治理想：『既然天上祇有那麼一個上帝，那人間也就應該祇有這麼一個帝王。』所謂這麼一個，當然就是指的他自己。在十四世紀下半期，從前成吉思汗等留下來的察合台汗 (Jehagatai Khan)，欽察汗 (Kiptchak Khan)，伊兒汗 (Il Khan) 諸國，此刻均已就衰，於是帖木兒大帝乘時而起，東征西伐，逐年不斷，旋即建立了一個很廣很大的帝國。東起中國北部的長城一帶，西達小亞細亞的一部分，北起烏拉海 (Sea of Aral) 一帶，南達印度的恆河 (River Ganges) 流域與波斯灣 (Persian Gulf)。到了這個時候，總計他已滅了九個王朝，征服了二十七國，聲勢赫赫，不可一世。適其時東羅馬帝國久困於土耳其的壓迫，遠道遣使求援，於是帖木兒大帝移師而西，正式與土耳其以兵戎相見。實則此時除土耳其外，原也沒有人算得帖木兒大帝的對手。

一四〇〇年，帖木兒大帝率師八十萬由亞美尼亞西進，圍攻土耳其境內卡帕多細亞（Cappadocia）之要塞栖發斯（Givass），是即爲雙方接觸之始。時守栖發斯者爲倍齊德第一的長子阿爾多格拉耳帕沙（Ertoghruil Pasha），堡壘防禦甚爲堅密，非等閒可破；但以帖木兒大帝的雄略，卒從地道攻入，大破其衆，阿爾多格拉耳帕沙被獲，旋處死刑。一四〇一年，倍齊德第一率師十二萬自歐洲來，爲報復計；但此飄忽無定的蒙古軍隊，自攻克栖發斯以後，并未逕向小亞細亞前進，卻轉入敘利亞（Syria），美索不達米亞（Mesopotamia）諸地，攻克達馬斯喀（Damascus），與巴格達（Bagdad）各名城，因而雙方的衝突，一時又歸沉寂。一四〇二年，蒙古軍復來小亞細亞，而倍齊德第一年來亦先後集中其盛大的兵力於安哥拉城（Angora），於是正式大戰，乃有箭在弦上之勢。

一四〇二年，兩軍交鋒於安哥拉之野。在歷史上，兩雄相遇，確也算得一回大戰；但其結果，則土耳其完全失敗，而且失敗的程度也頗出人意外。考其致此之故，除帖木兒大帝本來善戰外，尚有三個原因：其一，倍齊德第一以前此之屢勝而驕，輕視蒙古軍隊。其二，倍齊德第一不恤士卒，欠餉不發而以自肥。其三，方當戰事緊急之際，土耳其軍的水道，忽爲蒙古軍所斷，據云竟有渴死者。有此三因，於是軍心慌亂，士卒解體，或降或潰，全失其戰鬪力；而倍齊德第一自身亦竟被擄，蓋自土耳其開國以來所未有之大打擊也。自此戰後，小亞細亞方面已無若何有力之抗拒，帖木兒大帝遂率師深入，迭克布魯撒、士麥那（Smyna）諸地。最後，他領衆東返，以一四〇五年卒於撒馬爾罕。這一時滿天的蒙古戰雲，雖然條興條滅，但實際蒙其利益的，卻有東羅馬帝國，因爲她確乎賴此一舉以苟延半世紀之